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奥斯丁集 01 朱虹 编选

傲慢与偏见

〔英国〕简·奥斯丁 著 孙致礼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奥斯丁集 朱虹 编选

傲慢与偏见

[英国] 简·奥斯丁 著 孙致礼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傲慢与偏见 / (英) 奥斯丁 (Austen, J.) 著; 孙致礼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5

ISBN 978-7-5426-4500-5

I. ①傲… II. ①奥… 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20659 号

傲慢与偏见

著 者 / [英国] 简·奥斯丁

译 者 / 孙致礼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 / 邓 敏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38 千字

印 张 / 26.25

ISBN 978-7-5426-4500-5/I · 805

定 价: 29.80 元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史忠义 宁 瑛 冯季庆 冯 威 朱 虹

刘文飞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

好。另一方面，则是直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了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迥然不同于一般出版商的小家子气而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

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

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 年元月

奥斯丁再现辉煌

朱虹

一 大众文化中的“明星”

严格说来，简·奥斯丁从来没有消失过。

西方人文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中，她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为各个文艺批评流派提供取之不尽的资料，启发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者。从吉尔伯特、古巴尔（Gilbert & Gubar）合著的女性主义批评专著《顶阁里的疯女人》到塞义德（E. Said）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无不从奥斯丁作品里得到论据。

在另一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奥斯丁再现辉煌，多亏电影、电视、新闻媒介的魔力，使她现在走出学院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至少在英国、美国是如此。在美国小城的老百姓看来，奥斯丁是沉睡了近二百年后醒来而一举成名的“睡美人”。《傲慢与偏见》电视连续剧上演期间伦敦的观众达一千万，不少人含着眼泪给电视台打电话，求求他们快让两对情人结成眷属。对于这些观众来说，奥斯丁是他们美学经验中的一个新大陆。英国当代著名作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在美国的《纽约客》杂志

上著文惊叹人们竟被当前的“奥斯丁现象”搞得晕头转向。

的确，奥斯丁作品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她已打入大众文化。这位一向被普通读者误认为思想拘泥、题材狭隘、趣味琐碎的单身女士竟然进入了大众文化，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奥斯丁平生只有六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其中四部已成功地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就以她的名作《傲慢与偏见》来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有过由名作家 A. 赫胥黎执笔改编的电影，八十年代有过电视连续剧，而后来又有英国 BBC 改编的六集电视连续剧在英国、美国风靡一时。更轰动的是英国电影艺术家爱玛·汤普森（Emma Thompson）亲自执笔改编并担任女主角，由台湾名导演执导的《理智与情感》。该片在美国上演后受到热烈欢迎，奥斯卡评奖时呼声最高，得到多项提名，后来爱玛·汤普森获得最佳改编奖。《理智与情感》是奥斯丁的早期作品，原不是她作品中最知名的，可是电影的改编“点铁成金”，使得作品也热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电影复活了一部小说。休·格兰特（Hugh Grant）的表演还使得小说中原本木讷的男主人公爱德华·费拉斯活起来了。原作中只一笔带过的三小姐玛格丽特在电影中活泼可爱、富有个性，竟然成了角色，而且她的形象还大有发展余地。发表过奥斯丁小说“续篇”的美国女作家朱丽亚·芭蕾特发表了以玛格丽特为中心的小说《三小姐》，我国已有翻译出版。至于奥斯丁的另一部杰作《爱玛》，有美国影星 G. 帕尔特罗（G. Paltrow）和英国的 K. 贝肯塞尔（K. Beckensale）分别主演由小说改编的两部电影，使得人们除了熟悉《傲慢与偏见》以外，还了解作者的又一部杰作——《爱玛》。此外还有一

部捕风捉影，自称根据《爱玛》改编的，十足好莱坞式的电影，名为《莫名其妙》，被斥为本身就“莫名其妙”，可见观众还是有选择、有鉴别的。在成功的改编中，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奥斯丁的晚期作品《劝导》。奥斯丁在《劝导》中一反自己惯常的嘲讽风格，对于青春即逝的女主人公投以深深的柔情与理解。《劝导》本是作为BBC非盈利的“戏剧杰作”的一个项目而制作的，可是在大银幕上公演获得意外的成功，又在各个电视频道上一播再播。之后，影城好莱坞特聘美国著名女作家费·威尔顿（Fay Welden）把奥斯丁未完成的讽刺小说《沙地屯》续完并改编成电影。《沙地屯》开卷就以挖苦的笔调描写当时的“新事物”开辟旅游疗养地。故事以一连串可笑的“灾难”开始，结果如何则要看费·威尔顿的妙笔生花了。总之，奥斯丁的作品在大众娱乐中形成了热潮，没有看过作品的人现在都看到了电影或电视剧，熟悉了贝内特姐妹、达什伍德姐妹、安妮·埃利奥特以及爱玛·伍德豪斯等姑娘们戏剧性的人生经历。许多人从电视、电影又进一步去找书看，书店里各种纸皮廉价版的奥斯丁小说摆得琳琅满目。

近年来，西方古典名著的电影改编起伏跌宕。G. 艾略特的《米德尔玛契》，H. 詹姆士的《贵夫人画像》《鸽翅》《华盛顿广场》，E. 沃顿的《天真的时代》，新改编的《简·爱》，V. 伍尔夫的《达罗威夫人》……这些成功的改编再次证明了古典名著的普遍的吸引力和永恒的价值，而在这些成功的改编中，要数奥斯丁的胜利最为辉煌。

当然，随着奥斯丁作品的普及，她的形象也被商业化了。商店里各种以奥斯丁命名的提包、毛巾、围裙、瓷器、T 衫、音乐

磁盘等，令人眼花缭乱。《傲慢与偏见》的录像带在推出后两个小时内被抢购一空，《爱玛》电影音乐的磁盘风靡一时，朝拜奥斯丁故居的旅游也随之增加了两倍半。

总之，这位一百九十年前逝世的谜一样的英国女作家——她的墓碑上甚至没有提起她的作家身份——但在各种娱乐消遣媒介泛滥的西方的花花世界里竟然经历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复兴”。

二 家族关系的网络

令后世着迷不已的奥斯丁 1775 年生在英国汉卜夏郡乡间一位英国国教教长乔治·奥斯丁的家庭，祖籍原为英国南部肯特郡的羊毛商。

第一代约翰·奥斯丁（1560—1620）、第二代约翰·奥斯丁二世（1585—1650）和第三代约翰·奥斯丁三世（1629—1705）都是殷实的羊毛商人，在当地颇有声望。这个家庭的衰落是从第四代的约翰·奥斯丁开始的，他便是上述乔治·奥斯丁的亲祖父、简·奥斯丁的曾祖父。这位仁兄生前挥霍无度，欠下一身债便一病不起，1704 年病逝。他临死前求自己的父亲代为还债和照顾无依无靠的妻子儿女。不料作为父亲的约翰·奥斯丁三世于次年也突然去世。打开他的遗嘱才知道，老头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完整地留给了长孙，即约翰·奥斯丁五世，而对于其他五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分文不给、只字未提。在当时，立嘱人经常采取这种做法以保障家产的完整。约翰·奥斯丁四世的寡妇生活无着，便卖了所余的家当，带着六个孩子移居外乡，在一家文法学校找到了一份管家的差事，孩子们免费在该学校念书。简·奥斯丁的这

位曾祖母奋斗了十五年，1721 年去世的前夕亲眼看到孩子们都出息了：女儿贝蒂出嫁，成了胡波太太，儿子们除了一个夭折以外，四个都拜了师父做学徒，最小的儿子威廉·奥斯丁跟外科医生学技。这位威廉·奥斯丁便是乔治·奥斯丁的生父、简·奥斯丁的祖父。

威廉·奥斯丁定居顿桥市，娶了一位医生的女儿，生有三个孩子：女儿费拉戴尔菲亚、儿子乔治（即简·奥斯丁的父亲），以及小女儿莱奥诺拉。少年乔治这一代几乎重复了自己父辈的命运。他们年幼丧母，父亲威廉续弦以后，还没有来得及立下新的遗嘱保护孩子们的利益，便于三十六岁那年突然去世，三个没有法律保护的孩子被继母赶出家门。大女儿费拉戴尔菲亚，即简·奥斯丁的大姑妈，只身跑到印度嫁人了；她与奥斯丁一家来往频繁，后来演出许多故事。二女儿莱奥诺拉凄凄惨惨独守终身，她的遭遇正是简·奥斯丁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们竭力要逃避的命运。少年乔治·奥斯丁被姑妈胡波太太收留，在老家顿桥读书。他学习勤奋，十六岁便获得奖学金赴牛津大学，毕业后，除短期回顿桥母校任教外，一直待在牛津，1751 年获教职，成为英国国教会的牧师。这是当时有教育而没有钱的青年最好的出路。

乔治·奥斯丁靠叔叔的影响力，获得了英国南部汉卜夏郡史蒂文顿教区长的职务，年收入一百英镑左右，后来又是靠亲戚的提携，兼管临近的狄恩教区，加上招收住宿学生和经营农庄的作物，日子还过得去。乔治于 1764 年与卡桑德拉·李小姐结婚，对方门第比他高，父亲和伯父都在牛津大学有地位和影响。后来，简·奥斯丁的大哥詹姆士（1765—1819）就是靠姥姥家人的关系于十四岁那年进了牛津大学，步父亲的后尘，也是靠

教会讨生活。他后来继承了父亲的教区，还娶了一位将军的女儿。安·马休小姐给詹姆士·奥斯丁带来了丰厚的嫁妆；不仅如此，后来詹姆士的两个弟弟弗兰西斯（1774—1865）和查尔斯（1779—1852）加入了英国海军，又是他们大哥的岳丈马休将军从中为之活动，促成他们在军中的晋升。

简·奥斯丁最喜欢的哥哥是亨利·奥斯丁（1771—1850），他的一生最富有传奇色彩：他随大哥上了牛津大学，但对于教职不感兴趣，于是加入了牛津地区民团，当上了军官，不久以后，娶了自己的姑表姐伊莱莎。伊莱莎是老乔治的姐姐费拉戴尔菲亚，只身跑到印度嫁了人，在印度生的女儿。费拉戴尔菲亚婚居以后，带着女儿伊莱莎旅居法国。在法国，伊莱莎在母亲的怂恿下嫁给了一位法国贵族。这位贵族在1792年的大革命中上了断头台，孤苦伶仃的伊莱莎一个人狼狈不堪，逃回英国，跑到史蒂文顿教区的舅舅家避难，跟简·奥斯丁一家的七个兄弟姐妹厮混。这一位富有魅力的年轻寡妇在两个表哥詹姆士和亨利之间犹豫不定，詹姆士等得不耐烦，娶了将军的女儿安·马休小姐，于是伊莱莎便毅然嫁给了亨利，并说服他脱去军装，移居伦敦，与人合办银行。简·奥斯丁的哥哥亨利和嫂嫂伊莱莎婚后在伦敦生活十分阔绰。简和姐姐卡桑德拉常常得到邀请到伦敦做客。晚年，亨利的银行倒闭，那时他的妻子伊莱莎已去世，他抱着一线希望跑到法国妄想找回妻子前夫在法国大革命中丧失的产业。碰壁之后，乐观的亨利操起他年轻时不屑一顾的行当，回到教会的怀抱了。靠着亲戚的帮助，亨利竟然弄到了一个乡间的教职，安度晚年。

如果说亨利的一生丰富多彩，那么简·奥斯丁的另一个哥哥

爱德华（1768—1852）则是全家的幸运儿。爱德华从小被有钱有地位的亲戚奈特夫妇看中，收养为子。1797年，他的养父去世，爱德华改姓奈特继承了奈特的家产，成了庄园的主人，当地的一大户。老乔治·奥斯丁，如像奥斯丁小说中的许多父亲那样，生前没有为自己的妻女做任何安排，他1805年去世后，寡妻孤女的生活无着落，于是这个被父母过继给别人的爱德华出面把自己在肯特郡、肖顿村的一处房子让给了孀居的母亲奥斯丁老太太和两个未婚的姐妹三人合住。简·奥斯丁就是在这幢房子里写下了她的晚期杰作，在这里度过了她最后的岁月，直到逝世。

可是，也正是在这几年里，爱德华继承的一部分家产发生纠纷，当年的遗嘱附件引起争执，奥斯丁母女三人的住处险些得而复失。最后，爱德华·奈特先生“割地赔款”才保住了自己的遗产，也保住了母亲和姐妹俩的安宁。除了这一桩官司以外，还有一份遗嘱悬案扰乱了奥斯丁一家，也破坏了简·奥斯丁晚年的心情。如前所述，奥斯丁老太太娘家有些地位，她的哥哥詹姆士·李先生，即简·奥斯丁的大舅，除父系的家产以外，还继承了一份远亲的财产，并且为了继承那份产业，改姓李·皮洛。简·奥斯丁自己的大哥不按传统随父亲取名“乔治”，而是随自己的大舅取名“詹姆士”，就是因为两家有默契：詹姆士是李·皮洛夫妇的未来继承人。可是1817年，李·皮洛先生去世后，奥斯丁一家人的希望彻底破灭：老先生把全部财产留给了妻子，外甥詹姆士及其弟妹分文未得，连他的胞妹，即简·奥斯丁的母亲，也被哥哥在遗嘱里忘得一干二净。这是奥斯丁一家很不顺心的一年，奥斯丁也于此年辞世。

三 “发家”的两个“法宝”

奥斯丁一家属于中产阶级。乡间的教区长、教士等职务是受人尊敬的，但收入和地位都不算高，奥斯丁家中又多子女，所以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富裕。他们“发家”的一个“法宝”便是亲戚的网络，靠亲戚的影响力给子女找出路。奥斯丁家的两个小儿子，佛兰西斯和查尔斯，都是在十几岁的时候投奔了海军，在海军里的晋升就是靠奥斯丁家的儿女亲家马休将军的“美言”以及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亲戚的朋友和朋友的亲戚等关系网的运作才得以实现的。老乔治·奥斯丁为儿子的前程不惜亲自动笔写信托靠老相识。后来奥斯丁家族中的这两个儿子都在海军中做官做到很高的位置。我们从奥斯丁的晚期小说《劝导》和《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就可以知道，军中有人“说话”是多么的重要：温特沃思年轻时候就是因为没有靠山、得不到提拔而被迫中断与女主人公安妮·埃利奥特的婚约。《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克劳福德为了向女主人公范尼求婚便为她哥哥在海军中的晋升奔跑，最后喊着“他成功了，成功了”来向意中人邀功请赏。

军中求发展是如此，在教会里爬上去的机会也离不开“网络”。奥斯丁的父亲本人以及她的哥哥詹姆士和亨利都是靠了有钱、有势力的亲戚为他们谋得教区长及教士职务的。这是当时大地产所有者的一个特权，往往把自己控制的教职保留给亲戚或自己的小儿子，因为他们指望不上继承财产。奥斯丁的小说《傲慢与偏见》里柯林斯牧师对德布尔夫人的阿谀奉承是以滑稽的方式表现了教会与地产的关系，而《理智与情感》中布兰登上校给爱德华·费拉斯安排的教职则是作者对这一陋习的一种正面的描

写。我们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还看到，庄园主的二儿子爱德华·贝特拉姆没有遗产继承权，因此只能等父亲贝特拉姆爵士手里控制的教职出现空缺，而一旦有了空缺他便舒舒服服地填了进去。奥斯丁对于当时海军情况的熟悉、对于教会内幕的熟悉在英国小说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她对于男人世界里的生存竞争是有深刻了解的。

“发家”的另一个法宝是继承财产，这也是男人们的专利。从奥斯丁曾祖父那一代开始，他们家族的兴衰都是跟财产的继承与否分不开的。简·奥斯丁的曾祖父约翰·奥斯丁四世死得早，而老奥斯丁三世把财产一股脑儿传给了长孙约翰·奥斯丁五世，于是她的祖父威廉·奥斯丁被剥夺了对祖父财产的继承权。后来，威廉又因为自己突然去世而使得自己的儿子乔治·奥斯丁兄弟三个孩子被剥夺了对于他的财产的继承权，直到多年以后总算盼到他们继母死亡，那时已经进入老年的乔治才收回了父亲的一幢房子。简·奥斯丁的哥哥爱德华被有钱的亲戚看中，继承了财产和庄园，这对奥斯丁一家的意义太大了，几乎对于全家每个人的命运都有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要不是有爱德华的资助，我们今天也许看不到简·奥斯丁的《劝导》《曼斯菲尔德庄园》等晚期杰作了。此外，简·奥斯丁的姑表姐伊莱莎（后来嫁给亨利成了她的嫂子）年幼时候得到了自己的教父、当时的印度总督华伦·赫斯丁斯先生一万英镑的巨额馈赠，使得伊莱莎和她的母亲费拉戴尔菲亚能在欧洲过起阔绰的生活。更有趣的是，简·奥斯丁的姐姐卡桑德拉曾跟一青年教士福尔先生订婚。该青年奉命随海军航海到西印度群岛，结果在那里染病身亡。他临行前曾立下遗嘱，留给自己的未婚妻一千镑。老乔治·奥斯丁死后，有一段时